



盖 壤 / 著
李昌懋 / 整理

日记情书

卷四

著者 芳

年

激扬岁月 文学实录
大道家田 求索在途



美国南方出版社

盖 壤 著
李昌懋 整理

日记情书 著者 芳 年

卷四

美国南方出版社



日记情书著芳华（卷四）

盖 壤 著
李昌懋 整理

责任编辑：向 辉
装帧设计：金石点点
题 字：盖 壤

© 2026 by Ruxiang Gai & Changmao Li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2月DWPC 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265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693200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32001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809-2



作者简介：

盖壤，实名盖如翔，1936年4月3日生，中共党员，辽宁丹东人。曾在蛤蟆塘小学、丹东中学、丹东第一高中就读，1961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资深编辑，编审。1960年入职辽宁人民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后，从见习编辑做起，历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辑室主任，1988年起任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至退休。1986年加入辽宁省作家协会，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编辑出版了《五千年演义》、“小学生文库（品德教育类）”、《中国当代寓言文学大系》等有广泛影响的图书。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太阳孩和小绿裳》《小将罗成》《盖壤童话百篇》《小不点童话百篇》《故事大王智斗蓝鼻子》《中国俗语故事集》《中国熟语故事海》等小说、童话、故事作品，责编的图书和个人著述27次获得包括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等在内的全国和省级奖项。1993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编辑荣誉证书，入选中宣部出版局编辑出版的《编辑家列传》。



整理者简介：

李昌懋，1992年2月24日生，中共党员，辽宁沈阳人，1998年起在沈阳北陵大街小学就读。2004年起在东北育才学校就读，2014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23年6月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起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从事“水木学者”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文艺论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嘉绒语与阿来创作关系初探》《视觉中心主义的当代性历史书写——论李硕历史非虚构文本〈翦商〉》等，研究方向为文化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史。

卷四

目 录 M U L U

第十章 盲步前高家（1964·日记、情书）—1315

- 一六四 自主人格，共同意志—1321
- 一六五 反后评功，风清气正—1327
- 一六六 向前！向前！—1334
- 一六七 运动预热—1343
- 一六八 迎难而上—1350
- 一六九 初开局面—1358
- 一七〇 贫农·小农—1365
- 一七一 裁判不应当选手—1372
- 一七二 不完美的努力—1378
- 一七三 春的情书—1386
- 一七四 退赔僵局—1393
- 一七五 编筭收口—1399
- 一七六 水席风波—1405
- 一七七 工作队培训—1412
- 一七八 夏的情书（一）—1417
- 一七九 桃园风到前高家—1425
- 一八〇 文章好做，问题难解—1433
- 一八一 进一步发动—1442
- 一八二 夏的情书（二）—1447
- 一八三 本地领导很关键—1451

- 一八四 扫尾一战—1456
- 一八五 告别的交代—1460
- 一八六 转战辽南—1468
- 一八七 丰收后的农民—1474
- 一八八 辽南好地方—1480
- 一八九 秋的情书（一）—1487
- 一九〇 家事国事两奔忙—1492
- 一九一 学大寨中说来意—1499
- 一九二 秋的情书（二）—1506
- 一九三 难辨左右—1512
- 一九四 工作队好作风—1518
- 一九五 冬的情书—1526

第十一章 红砖是怎样炼成的（1965·日记、情书）—1536

- 一九六 道路决定出路—1543
- 一九七 发动群众先发动自己—1550
- 一九八 “二十三条”如春雨—1555
- 一九九 六五情书（一）—1562
- 二〇〇 大战役，小战场—1573
- 二〇一 六五情书（二）—1582
- 二〇二 再交入党申请书—1589
- 二〇三 六五情书（三）—1594
- 二〇四 总结、调研—1602
- 二〇五 六五情书（四）—1613
- 二〇六 调查研究—1620
- 二〇七 不如意事常八九—1625
- 二〇八 六五情书（五）—1630
- 二〇九 收尾工作—1640
- 二一〇 社员兄弟，我们并肩走过—1645
- 二一一 我是革命一块砖—1652

第十二章 从而立到不惑的故事（1966·日记、纪实、小小说）—1657

二一二 无记可记的七天—1667

二一三 有志者事竟成（纪实）—1669

二一四 日记的尾声—1671

二一五 我是谁（小小说）—1675

后 记—1678

第十章 盲步前高家（1964·日记、情书）

这一年和下一年，我参加了两期农村“四清”运动。这里说的是今年，也关联到下一年。

—

电脑有盲打，马路边有盲道，那种“盲”，都是有格式标记的，熟能生巧，一打一个准；而作者这年参加的“社教”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导说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土改。可是，一没有划分阶级的明确标准，二找不到地主大院那样明显的标志，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没有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指导文件，需要摸索着走，是为“盲步”。

前高家是全公社最落后的生产队，工作队还没进村，就听说该队有一个好斗的李根柱，善用美人计，公社干部去一个掉一个。社员分派，你喳喳我，我喳喳你。

进队后经过了解，感觉这是一个触斗蛮争、多梳发乱的村落。开鼓乐棚子的吹鼓手、蹶东洋屁股（指溜须日本人）的痞棍，擅写密信的谍报员，钻进党内的伪屯长，胡说康德皇帝有儿子的“明白人”，连团员都不是也敢冒充团委书记的小骗子，做成衣错开了衣襟、谎称是“新款式”的小裁缝，往来城乡倒腾油炸丸子的小商贩，靠走乡画符、轧大酱赚小钱的手艺人，旧时有奶妈侍候、美飞了的“万人迷”，当伪铁路警察的，刑满释放的，明明坐牛车不耽误看病，硬要把工作组从梦里扳起来要求坐马车的老太婆……公社化把他们归弄到了一个生产队，展示着小私有者窝斗不息、以假恶丑为特征的村俗文化和人性之苟（六〇年跟老乡学来的一句话：《三字经》头三句横着念叫“人性苟”），明白运动套路的生产队长金某和自封为“太阳牌白籽红



瓢铁杆贫雇农”的李某算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掌握了生产队的话语权，使老实本分的贫下中农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队长和李根柱是怎样勾连在一起的呢？这和本队往年搞“落改”工作组扎错了根子有关。现任队长金大宝原先是公安民警，因刑事犯罪被关押，刑满释放后当过工人，六二年下放到本队。因为明白运动的套路，“落改”工作组刚进村，他就把队里被母猪压死的六七个猪崽用细绳拴成一串，挂在拴马桩上，说：“我们队长也太不关心集体财产了！”“落改”工作组看见了，运动的目标就定下了。李根柱历来都是运动的骨干，“落改”运动他是主要依靠对象，李的老婆外号“万人迷”，领导运动的公社章书记就住在李家，让李当了代理队长，这是“干部来一个掉一个”流言的起因。“落改”后原队长刘福先下台，被划为“新上中农”。

从此，李根柱把“铁杆贫雇农”当作特权，拉大旗作虎皮，成了队里的害群之马。为了弄清他的历史，我吃了两顿可以致癌的霉饼，才知道李原来是伪满给日本人蹿屁股的兵痞。调查后，形成了一份关于李根柱错误的综合材料，经批准，对他进行了重点帮助。他本人写了改正错误的保证书。

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伪满当过谍报员的那人的儿子（疑是父信子写）给公社写了封密告信，说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是前任队长刘福先的侄子，批判李根柱是刘海要替自己叔叔报仇。从公社方面传来消息，说前高家落后的根源不在李根柱身上，怀疑另有其人。队长金大宝也鼓动说，有我在，李根柱就没事。李根柱有了依仗，借一社员家办喜事吃流水席的机会，大闹起来，先是与刘海对骂，后来把工作组也扯进去，说我指使刘海整他。想起了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奴才做了主人，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可笑。铲地时，李公开向新上任的生产组长挑衅，搅乱生产。工作组内部，也因公社领导有不同意见，不敢对李根柱扰乱运动和生产的行为做出回应。

前高家的问题引起县委的重视，书记把我找去汇报，问此地落后的根子在哪里？我当着那位章书记的面，实事求是地说出了看法：往年我们的同志去前高家工作，把批判对象当成依靠对象，好事办坏了。县委书记指示：一定要挖出地下的螭螂蛄。公社派出一个新上任的丁书记，带领即将离任的章书记来到前高家。章书记找李根柱谈话说：“李根柱！你是想图三大两小的吗？这样下去，对你不利，就像看瓜，今天不熟，明天熟了，还不可以摘



吗？”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这几句话挺管用。不久，由新上任的丁书记领导，全大队200多人集中到前高家，开了批判李根柱的会。章书记在会上说了几句酸溜溜的告别话。李的靠山有态度了，贫下中农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给李根柱提了意见。群众终于觉悟起来，多数的老实人说话了。

丁书记对前高家落后的根子是不是真正挖出来了，仍有疑问。先前这个队运动频繁，我也不敢说根子挖净了，在全省运动战略转移之前，我留下一个关于前高家“四清”运动的遗留问题的详细材料，算是交代。

李根柱这个人实际是个流氓无产者。《共产党宣言》对这类人的评价是：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这个描绘用在李根柱的身上，挺像的。毛泽东把这一批人统称为“游民无产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我在土改时就见过这种人。进入社会主义，这种人能见到的只剩下尚可挽救的破坏性。我在运动遗留材料里还提到宗族势力问题。这是中国宗法社会遗留给乡村治理的一个顽疾，其特点就是不论好坏是非，只论派别，加上血缘地缘亲缘因缘关系，立场态度以派别划线，观点一致就是亲三分向，并到上面找靠山。

二

《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里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四清”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五六年阶级消灭了以后，阶级敌人在哪里？大家备受困扰。五九年日记记过夏衍在一本杂文集里，谈到敌人是“在我们的头脑里”，六一年记过张光年曾提出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的“三切一问”。本年七月，工作队集训时，讨论重新划阶级时，算的都是土改前的旧账。前高家的下台队长刘福先“落改”时被划为“新上中农”，他的问题是：把自家的猪放到公家的地里祸祸庄稼，到地主家吃过饺子，偷过公家的木



板，等等，这是一些损公利己和拿摸行为，怎么能作为划为“新上中农”的根据呢？本年9月16日工作队员有议论，说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怎么搞，我们还没入门。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由于没有划分阶级可以量化的标准，像前高家这样，运动多次，有可能斗错了人，出现不是好人斗坏人，而可能是坏人斗好人、好人斗好人、坏人斗坏人的现象，虽然每次斗争对象都控制在5%之内，但不间断的运动造成5%的多次叠加，革命队伍的朋友圈斗小了，孤立了自己（我下一年搞过中农问题的调查，目的是把中农下划，扩大贫下中农的队伍）。这种斗争，要解决的大部分是内部矛盾，叫作整风或整顿较恰当。如果分不清好坏是非就开斗，有个贬义词叫“整人”。这个队的金队长以长支名义拿了队里的钱，叫他退赔，他却把赖账说成是“整人”，李根柱运动中闹事，他也说是“整人”。真正称得上“整人”的，是4月23日记的那个大队长仗权势欺压老党员。所以，不能把“四清”污名化为“整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党在整风后召开的七大树立起了“看齐”意识。出错可以平反纠正，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斗争。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高薪阶层、特权阶层、修正主义分子等概念已提出来了，还是量化不了。落实到人头上，谁是谁呢？继续搞阶级斗争，有个先天的缺欠——没有符合现实情况的划分阶级的标准。直到下年初，在社会主义教育“二十三条”里正式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曾经觉得走资派的认定也不好量化，只能从政治思想言论和主张上来定性，如要定量，则要看他是否有贪腐。想起六〇年日记里记的，在昌图金家镇红石槽遇到一个像“走资派”的干部，他叫李绍清，是当地高级社的社长，曾私开赌场、购置苞米脱粒机敛财、接受贿赂、迫害复员军人致死，他把权力当买卖来做，官场市场化，权力商品化，以官位为资本捞钱。对这种人，人们的切齿之恨、切肤之痛、切身之感绝不会麻木的吧？阶级消灭了，可以再造阶级，走资派和贪官污吏就是阶级再造的孵化体。

毛泽东也没说走资派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派别。派别划分可是个大课题，像五七年反右派时，谁是右派，不是定量，而是定性。不论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都符合毛泽东思想，问题是在实践中怎样应用，不能



把派别斗争一律当成阶级斗争。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时起，派别斗争就存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法是打笔仗，如《哲学的贫穷》《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采用的是笔斗加举手斗，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战胜了孟什维克少数派，斯大林用的是肃反杀人，中国共产党是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派别斗争，一般都是各阶级内部斗争，两派的区别主要在定性。派别斗争有时带阶级斗争性质，有的贴不上这个标签，例如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派别的影子，不一定有阶级的划分。把派别斗争当阶级斗争，最容易没边界，像五七年记沈师院反右时的“6·12”事件，还有“文革”中两派的文斗到武斗，“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不是阶级斗争，却是你死我活。这次在前高家处理痞棍的问题既不能定量，也不能定性，县里还派来了一位带枪的，不够敌我矛盾，最终按内部矛盾批评教育。

改革开放后提出依法治国，解决了要不要再划阶级的大问题。不论阶级不论派，只论法律一把尺，一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法规为准绳，犯到哪里，治到哪里。如果吸收各国的反腐经验，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本质上是合法与非法的量化和亮化，等于在官员面前树起一个指路牌，一头指向“公仆”，一头指向“囚徒”，敢不敢能不能想不想，有了无差别的公开性，就看他怎么选了：别等到走资派走出了哥尔巴乔夫，再“量化”“亮化”，木已成舟，回不去了。

再来看“四清”运动，不就是群众参与的“量”与“亮”吗？运动中对干部是“洗澡下楼”，对社员是“四个主义”教育，把整风的教育形式用到已经组织起来的公社、大队、小队干群身上，除斗争民主革命留下来的死不悔改的敌对分子，核心还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干群怎样当个好领导、好社员的问题。前高家现任队长在任时收受痞棍家的白面饼和烟叶（穷有穷贿的方法，苍蝇不嫌屎稀），他就给痞棍办事，运动期间也敢让痞棍拿自家的小过梁换走了队里的大过梁，还给痞棍闹事撑口袋。痞棍在上面依仗的是一个有权的书记。这种行为，像我五六年写的“借坡骑驴”——借贫农成分和书记撑腰的“高坡”，骑着称王称霸的“毛驴”。斗争的特点，当时的大词汇叫作“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打的是防和平演变的阻击战，运动通过自塑与众塑，处理好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避免前高家前刑侦



和痞棍联手，成为独霸一方的黑恶势力。

教育农民，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人民谋幸福。我们可以从那个时代树立的英雄典型，来理解毛泽东治国为民的用心——《人民日报》发表过《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焦的女儿并合影。焦裕禄的事迹不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而是表现在治理内涝、风沙、盐碱地的三害上，把人民放在他的心上。到六四年，雷锋、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钱学森……等英雄人物大批涌现了，他们的功绩主要表现在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上。我把这年的反修檄文“九评”关于思想政治斗争的一段话，写进运动的复查报告里了。那是个人与时代同步的标志。

三

回头看，我在前高家做错了一件事：把麦茬地按垄包给社员种秋菜，当作包产到户，把卖马分钱当作“挖社会主义墙脚”。前高家人真的被钱憋急了，穷到靠挖星点的马兰根去换小钱；穷到老人患病没钱治，工作组吃派饭时，就用破被把病人连屎带尿一起捂起来。队里卖马分钱，有政策允许的部分，他们虽然没想到还清国家的欠款，但火烧眉毛顾眼前，也在情理之中，还债可以缓一缓。分卖马款这件事，让全体社员找到了团结一心求发展的公约数，是个应急的妙招。新的队委会是工作组帮助建立起来的，有缺点可以帮助教育，不应该劈头盖脸地指责。我似乎可以拿县里集训受了左的影响来为自己辩护，但是，那不就成了盲目执行上级指示了吗？学过的《反对本本主义》，怎么竟忘记了？前高家落后的原因之一，是领导班子更迭频繁，这次新班子上来就被打脸，欠妥当。勤打家伙没好戏。不到四年队长换了22人次，社员怎么能安心生产！单靠运动解决不了落后队的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需要有沈浩这样的同志，沉下心来，像改造小岗村那样，豁出命来干，才能奏效。



一六四 自主人格，共同意志

1964年1月1日 星期三

进入新的一年。这一年要做好的工作：

政治学习要加强。特别是主席著作的学习，坚持下去，并能思考一些问题：农民问题、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是两个重点。这两个问题对工作、对写作都很重要，要弄懂的。

工作方面，读抓好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的书。

1964年1月10日 星期五

早饭后到毛织厂去，与宣传部的刘玉同志一同采访工人房金城，谈家史。然后又一起拟了写作提纲，文章的题目定为“逼上革命”。

金城六岁的时候，父亲房树山因为欠了地主房树云的钱，被逼卖掉了自家的马架子。父亲又恨又怒，激出疯病，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黑脸长发，赤着双脚，带着镐头，站在地主门前怒吼：“狗杂种！我扒了你的窝！”站在台阶上的地主房树云用文明棍一指，两个家丁就把房树山绑起来，关进碾房里，双脚用木狗子扣上。这就是奴隶的命运。

1964年1月13日 星期一 晴

潘照坤叫我谈谈今后沈阳家史工作的开展计划。“好，那么我们就谈谈吧！”我说。可是他却说：“其实也没什么好谈的。你是不是找点时间，到那里住几天，如果不方便，晚上还可以回来。”

这种提示性的语调使人觉得很不舒服。后来一想，都是工作需要，我这想法是不对头的。叫你下去，不意味着人家认为你不愿意下去。这样想来，他的话又有什么不好呢？

年轻时代，除了那些立场坚定而信念很单纯的人，可以说大多数是思想不稳的。我读了一下大学时代的日记，那时的我是多么的不安定啊！

